

遂生福幼合編

昭蘇精舍印書

關中風土記

此卷以陳雲家之本爲底本
刻印

痛求仁人寓目小引

嗚乎死生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予

生平罪大

惡極連年疊喪子女皆敗於寒涼之劑今一劣子甫

朞始病瘧繼而痢終成慢驚診者嵒以芩連石膏諸

大劑攻之延展月餘而歿乃適於兒殤之次日獲此

書反覆詳玩見其所論慢驚之狀與

亡兒

病勢絕相

苟而其所服之藥與編內湯頭全相反又適有戚屬

小子亦懼此症急以此書示之使其依方製藥竟愈

嗚乎是一兒殤之危同也藥之誤同也乃一則死

而一竟生是

賤子

憒憒自殺其子不能早得是書

戚人幸而能得是書不至坐視其子之死然則天命
之有賴于人事固如是其大矣哉因持是編力陳于
吾友仁麟先生蒙其慨出多金翻刻廣送伏求得
是書者深玩其道之甚正理之甚精言之甚詳而心
之甚苦不以爲泛泛之書而置之不以爲獨得之奇
而藏之在已用以備夫不虞於人亦可轉相告語也
然而事需補救完者終虧焦頭爛額之功固不如曲
突徙薪之計爲父母者能知怀抱携持不令至于呼

號求救之地豈非生人之所同願萬一不幸病而延成慢驚卽愚婦子亦知其萬無可生今何妨于萬無可生之時姑試其起死回生之術如謂服此溫補之藥則必死要知不服此溫補之藥已必死矣而况乎能服此溫補之藥之必不至于死哉向使蹇生背此書不至自死其子不敢哭訴于仁人君子之前向使蹇生背此書不至屢死其子亦不敢哭訴于仁人君子之前且使蹇生依此書不能活人之子尤不敢哭訴于仁人君子之前今之良醫先生能

少費其閒暇之功而寓目于此更擴充其慈祥之隱
而降心相從則蒼生幸甚

良醫先生之子孫幸

甚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蹇蹇生謹識于敬安堂之種梅

山房

居士
蘭蘿

佛眼毒青

痘科證治大都皆係清熱敗毒。此編獨言溫補。
氣血。余子姪孫甥遭清熱敗毒而斃命者。言之。
寒心。用溫補氣血而得生者。指不勝屈。二十年。
來經驗確鑿。方敢筆之於書。所謂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也。荷蒙。

諸君子錫以序文各處皆登梨棗。然究係管見螢光。
未知果有濟於生靈性命否。聊記數言敬候。

名賢斧削云爾

在田主人識

叙

海內醫書。汗牛充棟。然無病之家。非所急也。惟幼科。
痘症。自中外以及率土小民。皆不能免。險症最多。無。
不恐懼之至。而望救之殷。倘有良方。必當家喻戶曉。
毘陵莊在田先生。江南宦族。牧民於江漢。有年。凡見。
對口發背。及一切瘡疽。輒與之方。莫不應手而愈。楚。
人稱之爲神外科。非一日矣。乾隆丁酉。曾著福幼編。
專治慢驚。屢收奇效。久已風行海內。今著遂生編。專。
醫痘症。理明詞達。起死回生。雖逆症亦可治愈。真濟。

世金針活人秘寶。何可一日無之。余至荆南。因夢兆
得見此編。展頌迴環。手不能釋。爰囑其亟付棗梨爲
赤子。立命爲幼科。指迷濟世。陰功莫大於此。得是編
者。謹宜什襲藏之。以備拯救。慎毋以爲與古書不同。
仍聽信時醫貽誤也。是爲序。

嘉慶丁巳春仲上澣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湖廣總督年家鄉眷弟

畢沅頓首拜撰

叙

醫爲上帝生生之吏。謠言醫有割股之心。語非虛也。第醫無殺人之心。無奈其術皆殺人之手。何者。所學未深。不過捕風捉影。技止於此。盡是抓癢隔靴。故方偶效應。輕屢用不疑。且稍獲行時。竟隨在大意。遂便寒熱不合。虛實未辨。悞人性命。如刈草菅。甚至人鬼爲之震怒。而當局猶自以爲是。恬不知悔。比比皆然。謂之何哉。若此者。良由根底旣淺。膠執方書。加以任性粗心。不慎望。開致令在已。造難解之孽。在人抱。

無限之悲。冤何如也。在田莊公痛鑒流失。細心討論。內經素問諸書。研究歷代名賢立論精意。叅互考証。閱歷數十餘年。始心有所獨得。因發前人所未發。手著遂生福幼二編。以爲天下後世。嬰孩造命秘訣。斟酌盡善。誠爲渡命金針。慈幼寶筏矣。一時士大夫以及士庶家。得其書者信而用之。起死回生。百不失一。乳孩莫不同登仁壽。故二十年來。如風行海宇。而板已不覺十數易鐫。癸酉歲傳來吾郡。余受而讀之。議論剴切詳明。辨晰寒熱虛實。的不爽。卽起膚扁。

於今日亦莫能易其一字一詞。因嘆余前此一孫二
子皆痘後變症致殞。均由過服寒涼丸散等藥。是雖
非死於時師之心。而實死於時師之技。技止此耳。悔
何及耶。今而後願得是編。士庶家無論自己孩郎。親
鄰孺子。凡遇疹痘慢驚等症。卽按是編詳審寒熱虛
實。對症服藥。信用勿疑。毋再搖惑於庸醫之口。置愛
女嬌兒於萬無可生之地。則所保全者大矣。尤願時
師家。得是編而窮究之。細玩揣摩。再三卽証。勿謂與
古書不同。與我所學所傳相反。仍執先見。庶有以補。

前此之失而種將來之福不然時醫之後多不振歷徵鄉黨見聞前車昭若列眉也可不懼哉抑余更有持平之論焉時師之失多在寒涼莊公之得多在溫補是固然矣然苟或偏執之而不小心致詳則亦均不能無弊務在業此技者細心下氣詳審小兒平時肥瘦強弱臨症寒熱虛實考之真察之確然後依症用藥或補或瀉自萬無一失倘稍涉疑似且緩立方不作聰明不執已見庶無偏倚之患否則洩固爲失補亦未爲得也要而論之小兒虛弱者多強實者少

總在臨症時。小心敬慎。必求的確。不以人命作試驗。
庶幾造福無涯耳。苟業此技而學術未精。臨症惝恍。
寧可及早回頭另尋生活。毋苟圖衣食以免墮落。如
此則既不自悞亦不悞人。

上帝必嘉乃心。昌大其門。不惟己身獲福。必且子孫
蒙休矣。區區生生之吏云耳哉。至樂善君子。得是
編而廣刊。普送俾窮鄉僻壤。亦家有其書。則濟賴無
窮。其福報尤不可思議焉。是爲序時。

嘉慶十八年歲在癸酉戊午夏至前五日穀旦

寧菴醒未子維周氏薰沐頓首敬識

痘症總論

語云走馬看痘症極言其變症之速也經云痘稟於陰而成於陽譬之種豆亦必天氣陽和地土溫暖方能發生人身之痘亦猶是也痘之將出全仗真陽托送斯時培補氣血尚且不暇何堪尅削無如近代痘師但見發熱便用寒涼無非連翹大黃及一切涼藥元氣乍虧痘瘡立陷又云痘之一症有神司之某家

子本好痘。轉瞬間。換爲壞痘而斃。如果神欲殺之。當其初。何不卽與以壞痘。先與以好痘。而換爲壞痘。神何心哉。委因不知培補。妄行攻伐。此立時告變之明徵也。走馬看痘症。痘神換壞痘。此二語舉世相傳。迷而不悟。縱更換醫師。亦總是寒涼尅削。愛女嬌兒。必驅之於萬不能生而後已。或亦生民之厄也。言念及此。不禁爲斯世斯人痛哭耳。
一 義性嗜岐黃。身試既久。乾隆丙申。姪孫女染患慢驚。爲中州庸醫悞用黃連致斃。聞信之下。深爲惻然。旋於丁酉著得福幼編。